

(翁母)

現在商業界，有便朋友說：「打倒電氣公司，打倒電氣公司！」現在因爲要替商人說話，還要說得教商人相信，「電氣公司」安放在頭頂上，「電學」安說過，人在黑處，用手將頭髮一抹，便有火星迸出，這火星就是「電氣」，「電氣公司」安放在頭頂上，電池自然全是國貨了！「自來水公司」就是「電氣」，「電氣公司」安放在腦子裏，因爲新文學，只要記幾個符號，不用看書，費不的小便上，有人說道：雜質太多，中國的自來水，有雜質，這不是應該的嗎？「新書」安放在腦子裏，因爲新文學，只要記幾個符號，不用看書，費不的腦力，腦子自然同他相好，把他請進來了，大錢筒要安放在鼻子上，橫了燈他們來遠吃不飽，銀行要安放在手上，爲什麼呢？用起來便當，「信託公司」要安放在眼睛上，銀行要看這幾天各報上，全登着是信託公司的告示，「白雲」不能沒有報的人，就不能聽得他可以信託的道理了，所以這個眼睛還是說的能看報的眼睛，只有個交易所沒處安放，只好安放屁股上了，爲什麼要如此呢？說，用不着什麼資本啊！

（求幸福齋主）
（人自北京寄）

昨天同馬路生曉曉的趕了一大堆的翁窩出來道：如今這棍子的人歡喜稱個『帥字』，要拿桿的人歡喜稱個『爺字』是遇見他的面說張雨亭稱雨帥，若是先見一個鴨白子的定要叫他做雨帥了；若張少軒要拿她的『少』字來稱少帥呢？聽了他的老王的在什麼地方，豈不吃了虧麼？又于春若是叫起子帥來，也是怪難聽的。至于錢的方面，日爺兩個姓，是直響亮了，而且畢竟得同彈棉花一樣。於是余大雄也要稱起大翁來，怕不嚇人一跳；又蘇少卿如稱少翁，再加

個三箭那號三分鼎足、也有張豐三使的威風。

(英妙)

一個小學裏的學生，問他的先生道：『現在各省鬧什麼省憲不省憲？說什麼制憲不制憲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』那位先生，平常不大看報，却聽他問住了，但是又不能不回答他，便胡謔道：『省憲便是督軍，在前清時代，凡是官都稱憲，所以撫台稱撫憲，藩台稱藩憲，臬台稱臬憲，他說省憲，想必是一省最高的官了，不是督軍是什麼？小學生道：『怎麼又叫做制憲？』先生道：『制台，怎麼連憲也不曉得？制憲自然是督軍了，從前的總督，稱為制台，撫台稱撫憲，制台怎麼不稱制憲？現在沒有制台，督軍就是制台了，這個憲就是仰體憲意的憲，你別弄錯了。』小學生唯唯而退，想怪不得省憲與制憲，都是督軍在那裏提倡，原來為的他們自己。

定 中國日本 全年洋九元
半年洋五元
三月洋三元

報 歐美各國 全年十六元
半年洋九元

格 (附送品報並不另取報費)
(郵費在內郵票作九五折)

如長(壽宮元)以

(二)
(四)
(一)
李涵秋著

第十六回 請識歸魂神鬼見 調縣長叱嚙喉舌

佩紅問道：你捏我別鬼，何說鬼鬼喪喪？

着臉說：我不捏別的，只捏你這屍骸。

可還要點生薑來擦一擦，停會子好

扒伏在那裏挨打？（都爲下文反映成

述）：你想我們這場官司，可有九輪、

托人運動這位縣知事，還怕運動不

及，偏遇着我這賢良鬼舍妹，還沒命

的一句一句的和他衝撞，好在他是

個女孩子，雖然有一丈長的小板兒，

也不打不到他的身上，只是苦了那

蠢伯有夫之婦，一經審問責在呼呀

，謀知事一肚皮臭氣，怕不在你小程

，

一滾滾起來，衝在欄口裏，手托着

，氣呼呼起來，倒得一個不亦樂乎

（風流蕩蕩兼而有之，真不愧女

女士）：公案旁邊一個差人，得着

捉到海關的票子，不敢怠慢，隨即

惹走出門衙署，直向對面一座小

社裏跑去。原來劉海關離得同鄉部

子坐在一處，因爲公幹離得太遠，

便打探消息，這來公館說：原爲的

，一派人方便，叫做近水樓臺，海

一面打發劉福龍，把控告一面在

社裏憑信，只留縣長將案結了，

得意自己去領紫微官家，剛在那

(求幸福齋主)
(人自北京寄)

得幾乎無意乎。(少卿來書，就品經上久無我的文字，有何得意之事，也罷，就少卿來開一下心，免得他說我得意。)六言詩句陶蘇胡公蘇胡，非指少卿合韻宗之蘇蘇，蓋少卿沒有韻子也，我所以叫他蘇胡，因爲少卿抄得一手好胡琴，湊上去恰也是七屬韻，閱者千萬不要誤會少卿有韻子，實識少卿的人，有鑒於花國總統，有玉清狀元，萬一他聽見少卿有了韻子，少卿一定發覺，那末，拿出他的亭亭玉立的小照硬要少卿立版登報，辦正一下，大英雄做鈞呢，)本來電本稱高少卿亭亭玉立，原來是個長子，引院的密姐們，曾上他一個尊號曰少卿有韻子，實識少卿的人，有鑒於

(蝦蟇)

「一」君子之澤五世而一，小王主元則得矣，小張作霖其奈何。
孔長流澤爾何能。賜一車馬得未曾有，掉弄虎威，歸成底事，須知智慧不如乘。
〔注〕相傳金龍嘯王三國演義，戲侮關壯繆，一夕夢壯繆示以一紙，大書「開拔一車馬」五字。未幾，金龍伏誅。
君子何堪五世而二。龍門聲室坐纒縛之。相石邊說張王天下，解道英雄便可兒。
〔注〕時勢造英雄，英雄造時勢。二語實說張王。
久分必合且由他。合久還分奈若何。稀大流缸缸不管，應虧假大入邪多。
〔注〕此借用丹翁之新名詞也。丹翁書張四先生辭人稱壽啓事後云：「這正是他老先生假大入邪的證辭。」自注：謂假大入邪四字，是江北極下流的話。比「稀大流缸」還要不堪得數倍。
勸與 前期戲來丹翁及寒雲詩第三首「換了滄桑若莫怕」句「換」字誤作過字。

(六)
(隱)

各顯其長，一個畫過一個，誰也不肯讓誰，第一就是這位沒有鬚子的諸葛亮，那王丈屢次合唱老生的唱腔，在那裏大唱小生，有西皮有二黃，有反調，那詞句我雖然沒有聽過是，他用的一腔都套來了，可是把譚鳳仙這一個頭都套來了，就是譚鳳仙字給忘了，那字眼韻味，完全都不是譚這是什麼緣故呢，大概王丈又發唱的時候，老譚的這句沒有抄到，抄到皮毛沒有聽過的，就發覺得沒有把握了，你想這譚譚露瑤的諸葛亮招徠，不要說老譚的女婿沒有聽過，恐怕連老譚本人也沒聽過，請問可叫王老板從那裏學起，他雖然狂了老戲的腔調，無如又不對了，所以總弄不對勁，無論好不好，王丈又發總算實了氣力，工作上一能夠跟音響團裏的管絃孟蘭茂的崔州平，胡蘭二十四起，臉皮總算很厚的了，到了黃家房裏，這邊出來一隻大手，那邊又出來一個大頭兒，伏在案上，桌王丈跑過一旁，推開屏門，又同真人扮的木人交手，這種种的作工，真真難得

不退避三舍，並不是譚露瑤的本領不如他，實在是臉皮沒有他的厚，像他的反調，大概是代表袁熙的，厚，吻語如魚鮒計，是鬼魂宛宛，碑碑是破因沙漢，牧羊雪，是祭哭父母，又如孝感天，六月雪，祭江，祭塔又如孝感天，一顰不是哀怨的，而且這唱又是真誠，因為那戲員藝員台步不共就破，動止不能合節，打了一丈水砲，就發王丈又發辭掉了，大概這醜也就要衣出身，所以身上有點羊氣）

個小童攪了一把傘，在那大雪裏，慢的遊山逛苑，有激有浪的唱反調，這種不慌不忙的光景，真不愧為這慢的遊山逛苑，有激有浪的唱反調

王先生道：「你一個月，有多少工錢呢？」小人道：「我是沒有工錢的，每月師父隨便給一兩塊錢的鞋襪費。」

王先道：「向師父要。」

小人道：「就從師父要。」

來、國

燕 羅

○張丹斧鬻書例

因親緣輩之與、嚴肅人莫敢言其短，遂得行楷之神，備於篆隸。臨摹工妙，四尺二條加一尺加半金一條幅三寸，金加尺同上，屏幅四尺，金加尺同上，扇一尺小扇不寫，金石印鑒五錢，畫卷另議，經籍不貴，磨墨加一，先將後作官古馬路震亞書信各件，本報館上海四馬路收發處馬路震亞書信各件，本報館上海四馬路包寄售處上海棋盤街。

某大醫士發明，效收洋二角五分，郵寄售處上海棋盤街。

十年

你不必再排字啦，你
雨隻手洗洗淨，就
房裏來坐坐，陪我談
來隨手交給小人，說道
就從懷裏，拈出一張票子
王師父說：「你既然不要票
工錢呢？」小人道：「我是
有工錢的，每月師父、隨
給。」南塊錢的鞋襪費，

可不必要，讀者決不
麼呢，倘然你是瞎，
書呢，
我聖，鬼，

先生便據什麼出來的，將武昌省城圍住，開作商埠，這不是要將這督軍管轄的地方，變作領事管轄的地方嗎？「租界」是歸領事管轄的，「商埠」與「租界」也是領事管轄的，「商埠」與「租界」是有分別的，「商埠」是歸領事歸入租界一類的，是如何歸入「租界」一類的，通商條約，是不是有管轄「商埠」的權利，條約上，是幾時把「商埠」劃作領事管轄的地方？「管轄地方」四字，是不是實在權柄？若是請先生同外國人定條約，是

克魯特金據說這話，像兄弟算算的，倒確了，原來我的學說，在我們貴國翻譯的書，錯中又有錯，貴國讀書的人，對於錯譯者的意思，又不十分明白，於是錯中又有錯，經了這三四回錯誤，惹得一般中國人都反對我的學說，豈不是冤之又冤麼。

濟時道：伯濤兄，你說的話，我倒也相信，你所謂的「預備供客送餞之用」，十成之

克魯特金據說這話，像兄弟算算的，倒確了，原來我的學說，在我們貴國翻譯的書，錯中又有錯，貴國讀書的人，對於錯譯者的意思，又不十分明白，於是錯中又有錯，經了這三四回錯誤，惹得一般中國人都反對我的學說，豈不是冤之又冤麼。

濟時道：伯濤兄，你說的話，我倒也相信，你所謂的「預備供客送餞之用」，十成之

妹梅

外史：君自隨官居岸北上，挾君之情，歸故鄉何自，叩首之盟，永蒙惠曲。君忽數易名，失妹，妹之及聘，兄辭而不娶，殆以摩羅夫人之故置妹於九霄雲外歟？妹猶心之，兄當不至如是也。今千里外之姊，重相見，俾得樂年之歡，豈擬一訂舊盟，茲假高七星旅舍，明晨趨前，一握，諒不忍拒於門外也。順頌嘉福。妹白華白。

我說這
說話
齊時

在「上海巴城湖心亭裏，遇見了歐洲大說學家斯威登堡與魯德特金兩人，說我來斯威登堡的書，如令聞話，不覺記起他們所談的一段重生的話。見呂士道真是海靈，前天在茶館裏吃茶，偶然買張報紙看，不料有看見如何。

胡蝶君是我用的著作，原來不過一般小說，沒有明眼，便要認爲是瞎子摸象的瞎子，沿路走還可，瞎子就不行了，所以我對你提問，要想申明一下，不識你的

(漱六山)
(房主人)

五十三、摺巾爲長形，手持兩端作環式，或熏燈，謂自來火。



丁慎緒

路巾尖、

五十五、
兩手持巾、露二角向上
謂優伶、

好的多嗎

癩頭十日愈

效驗如神，一試即知，每大包洋五角
郵寄加二，郵票作九五折計算，印
樓盤街砲鎮胡蘭文筆墨莊。

你這
把這
到到
裏來，

走，王先生道，你不要慌，
你把我這稿子送到排字房
裏來，就請緊到我家來。

也要算神

相信，但是我承認十成之三，或者如前之七，只怕還是自己修五福慶用的學說，不但他人佩服，連我這二十年的老古董，也是十分佩服。克得泡特金笑道：這是甚麼話，先不是有恩惠過我，便是盲從我了。鬼谷子忙搖手道：誠恐尊教盲從，不是盲從。先生，你不要把我當做

子。

□尚有通信轉入後頁。

不牢 (三七) (天笑戲述)

糖果東西
是外國名

瓶，此刻卻漲到了兩元五角。今天

的走下來

電梯中只能乘六個人，此刻大家都擠來一半，被司電梯的推了出去，說：『上了四層樓，出了電梯，便向伯壽道：『你婦人嗎？伯壽道：『我那裏認得，濟世王爺無雙譜中人物，喚作鼎鼎太名。

十年癩頭十日愈

不小

○刊各本報所稿皆有版權禁止轉筆翻印謄譯